

近年来,年画内容、形式通过创新后“活”了起来、“潮”了起来。新年画,已然成为丰富年节文化的一抹亮色、展现幸福生活的一扇窗口。

## 新年画一定会更新

□ 霜枫酒红



2023年12月11日,“古都韵·中国年”全国新年画创作营开营仪式在大同举行。创作营以“新生活·新风尚·新年画”为主题,集结全国代表性木版年画传承人及高校师生和业界设计师,在中央美术学院、广州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导师指导下进行年画及其衍生产品创作。创作营以“年画传承人+艺术设计创作者”的形式组成核心创作团队,围绕大同民俗文化,深入挖掘年画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,通过创造性转化实践,呈现新时代、新生活的美好图景,阐述中国年文化的当代价值。

年画是中国特有的民间艺术,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与向往,具有鲜明的文化内涵、地域特点、艺术特质。多年来,利用元旦假期先后到朱仙镇、杨家埠、武强、杨柳青、凤翔等地专程看年画,一些老艺人的面孔至今浮现在眼前,不同流派的风格化元素历历在目。

近年来,不少城市在举办“年画重回春节”主题活动,年画成为民间美术实现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代表。越来越多美术工作者通过创新年画内容、形式等,让年画“活”了起来、“潮”了起来。新年画,已然成为丰富年节文化的一抹亮色、展现幸福生活的一扇窗口。

年画源于早期先民的神祇崇拜、祈福禳灾等风俗。东汉蔡邕在《独断》中记载,汉代民间有门上张贴捉鬼的“神荼”“郁垒”神像的习俗。唐宋时期,张贴门神习俗进一步发展,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年画的壮大兴盛提供了技术支撑。南宋时,年画的种类已经有神仙、戏曲、美女、婴戏、风俗、历史故事等。每到岁末,家家户户张贴门神驱灾祈福。至清光绪年间,始有“年画”称谓,朱仙镇、杨家埠、桃花

坞、杨柳青等都是年画重镇。

艺术注定是要与时俱进的。在近代西学东渐、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,传统年画也悄然发生变化,上海小校场年画早早将社会上新出现的飞机、火车、轮船、马戏、杂技等事物、市井百相融入画中。武强、杨柳青等地的年画亦然,至今在博物馆里可见当年的作品。

20世纪抗战时期,延安鲁艺的美术家将新兴木刻与民间年画相结合,创作出一批反映抗日、军民合作、边区生活的木版年画。这些作品采用了新的形式语言与人物形象,在主题上满足了大众抗战胜利、全国解放的意愿,因而受到边区群众的欢迎,被称为“新年画”。这些作品也登上了当时的报纸、期刊,至今也是一些美术馆的重要藏品。

这些源自专业艺术家的新年画融入了西方绘画的比例透视,年画中的人物形象更加接近现实中的真实人物。像古元的《人兴财旺》、力群的《丰衣足食》、焦星河的《组织起来》、洪波的《参军图》、张仃的《喜气临门》等作品均为经典。1944年,画家彦涵还将当时的八路军抗日斗争用年画门神的形式表现出来,名为《抗战胜利》《军民合作》,形象鲜活新颖,成为群众欢迎的年画。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期间,就有人套用此“新门神”年画,将人物形象换成了钟南山和李兰娟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如何充分塑造新中国国家形象、讲好新中国故事成为文艺界思考的问题。1949年11月23日,毛泽东批示同意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由蔡若虹起草、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《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》。该文指出:“今年的新年画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,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,宣传共同纲领,

宣传把革命进行到底,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。”并号召广大美术工作者投入到新年画的创作中,“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、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。”新年画运动的倡议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推行,形成了声势颇大的创作潮。

新年画打破了旧年画的程式化表现手法,加入了新的形象元素,有的还配有通俗易懂的新诗歌、新标题。很多从事油画、国画的艺术家像董希文、叶浅予、李可染、潘天寿、黄宾虹等都加入了新年画创作队伍,使得新年画样式焕然一新。与此同时,很多高等院校美术系将年画创作列入正式课程。

新年画在题材上不断扩展丰富,农业丰收、工业生产、城市建设、文化教育、医疗卫生、军队戍边、婚姻平等、爱国故事、领袖英雄等都进入创作中。这些作品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和精神,广受各界欢迎,张贴时间远远超出了春节,在塑造新中国初期的国家视觉形象上发挥了独特作用。

近年来,在回归现代生活的艺术追求中,持续发展的新年画创作不仅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提炼主题、萃取题材,还在创作形式、传播方式等方面与时俱进,大大拓宽了新年画发展空间。这些作品大多继承了传统年画浓烈的色彩、朴拙的表现手法,乡土气息扑面而来;有的还融入剪纸、插画、设计等元素,使画面更具装饰性、当代审美气质。更有探索者将年画和数字技术、交互技术相结合,打造新年画艺术的“元宇宙”世界,年画形式出现了革命性变化。

“古都韵·中国年”全国新年画创作营在大同开营,艺术探索没有止境,可以相信新年画一定会更新——给春节带来更多韵味,赋予生活更多美感。



纪录片素有“动态相册”“生活之镜”之称,是为时代立传、为历史留影的重要载体,也是人们认知世界的窗口。近年来,网络纪录片佳作频出,选题立意水准和影像表达能力持续提高,赢得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。新主流影像不断走近青年、影响青年,在青年群体中掀起了“纪录片热”,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

网络纪录片承载着讲好中国故事、输出文化价值的使命,而中国故事的书写、文化价值的传承和文艺作品的创作,都离不开青年。他们是时代的晴雨表、文化的风向标。当代青年在多元文化的滋养下,喜欢分享、乐于思考,对新鲜事物更具好奇心,这使得他们迫切地希望通过网络纪录片拓宽眼界,增长见识,丰富自身阅历。网络纪录片如何贴近青年的文化语态与表达方式?

近年来,网络纪录片的创作发生了显著改变:一是注重打破圈层。互联网构建起一片“广袤大陆”的同时,也圈出了一个个与世隔绝的“信息茧房”——每个人看到、接触到的,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以及和自己具有相似价值观的人。网

## 为“年轻”的网络纪录片点赞

络纪录片则可以带领观众突破圈层,看到不同群体、行业和地域的人。近年来叫好又叫座的优质网络纪录片往往立足这一视角挖掘选题,如《500个家乡》《火线救援》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《守护解放西》等作品。

二是加强了表达方式的年轻化。为了更加契合年轻观众的审美,网络纪录片从选题策划、剪辑技巧、融媒体传播以及技术与艺术结合等方面发力,不断推动叙事语态年轻化。它们的叙事方式打破常规,采取不同于传统纪录片的灵动剪辑方式,再加上长短视频并发传播、实现了创新。

三是不断拓展“纪实+”的创作思路。青年视角推动网络纪录片在题材内容上持续深耕,更在节目形态上融合创新,构建起“纪录片+剧情演绎”“纪录片+综艺”“纪录片+互动体验”等新模式。

在日益碎片化的网络信息环境中,优秀的网络纪录片能够用丰富的信息和知识打开青年的认知窗口。相较于影视剧和综艺等形式,网络纪录片在知识密集度、思想深度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,同

时网络纪录片在内容上兼容并包,题材上垂直细分,为青年观众了解国情、拓宽视野、表达自我提供了重要途径。

优秀的网络纪录片还能够用结构化的表达、沉浸式的叙事打开青年观众的感知通道,为他们提供重要的情绪价值。所谓情绪价值,就是影响他人情绪的能力。网络纪录片在口吻上平易近人,叙事上生动鲜活,能帮助不同人生阶段、不同生活境遇、不同认知习惯的青年群体感知自我情绪,表达自我感受,认同自我价值。

网络纪录片与青年群体之间是互促共进的:一方面,青年群体自身特质与网络纪录片特点相契合;另一方面,网络纪录片也持续深耕“小”体量和“厚”内容,吸引了年轻观众。厘清这两者的关系,对网络纪录片产业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。

网络纪录片也要更自主地关心每一个具体的人,尤其是青年人,更进一步聚焦新兴技术,更务实地挖掘选题,探索未知……期待网络纪录片走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,和青年群体互促共进,逐光而行。

选自《学习强国》

## 像树一样活着

电视剧《父辈的荣耀》立体、鲜明、生动地塑造了三代林业工人,讲述了他们如何在生活巨变中,以汗水、泪水,甚至血水为代价,也要挺直精神的脊梁。片中,由彭俊荣扮演的宋留喜是建设新中国的开拓者,全国劳动模范,名副其实的“林一代”。郭涛扮演的顾长山,是德才兼备的“林二代”,“923优秀工队”的队长。顾长山的养子即由李乐扮演的顾兆成,则是命运坎坷、脚踏实地、意志坚韧的“林三代”。

自古以来,中华民族一直崇尚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“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”,突出的是个“礼”字,即对赐予我们生存保障的力量,要心存感恩、心存敬畏——包括大自然,也包括人类社会。同时,还崇尚“乘人之车,载人之忧;衣人之衣,怀人之愁”,突出的是个“义”字,即做人要讲情义、道义和大义。文字学告诉我们,当一个人的行为能够“外得于人,内得于心”,也就是能获得他人与自己良知的共同认可,才是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。

宋老师傅是单身老人,却一直受到三道沟林区所有人的尊敬。不仅国家发给他养老金,他还受到了不是亲人性似亲人的顾家成员的悉心照顾和爱戴。于是,他把早年国家建设中所欠大自然的“债”,自觉自愿地扛在了肩上。种树,在他心里,是还债,也是报恩,更是为了自己热爱的山林和祖国有更好的未来。当优秀的“林三代”陈兴杰决定到广深打拼时,他意味深长地说:“孩子,什么是家呀,家,就是让你扎根的地方。”由此,观众会立刻联想到,是因为家乡和国家富强,我们才爱她?还是我们爱国爱家乡,国家和家乡才能富强?这样的问题在宋老师傅的无私奉献中,得到了回答——无论遇到怎样的灾难,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与自己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,这才是真正与国脉相通的伟大情怀。

剧中,顾长山是观众最看重的一个人物:做人有筋骨,做事敢担当,具有“带头人”的气魄和风范。可是,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,砍伐森林的强度在“楼房、矿山、工厂”建设的需求下,一直在加大。顾长山几十年稳健的脚步,也变得有些踟蹰、犹疑;自信、爽直、顽强、豪迈的性格,也变得沉默和隐忍起来。

他的迷茫困惑在“林三代”被破解。“林三代”是一个群体,犹如一条河,河面上辉映着阳光的是与时俱进的陈兴杰,然而留在观众心里的是静水流深般的林业工人顾兆成。他们都用实际行动给出明确的答案——在林区,伐木、护林、种树,是生存之本。

《父辈的荣耀》是一部难得的优秀年代剧。既有性格对命运的挑战,也有追求与宿命的博弈。观众由此看到了情义,悟出了美德,懂得了礼敬,参透了尊严。

剧中没有确指父辈究竟是哪一代。因为,这不是从个别的、特定的、孤立的叙事主体出发讲述往事,而是要让正在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每一个人,尤其是年轻人,都不能忘记那些用肩膀扛起今天好日子的父辈,甚至父辈的父辈,以此砥砺人们不要辜负尚礼、守义、崇德的父辈们的伟大情怀。

选自《文艺报》

